

「花開敦煌」

中國工藝美術館（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館）正在舉辦「花開敦煌——常沙娜從藝八十年藝術與設計展」，展出近四百件作品，通過展示常沙娜的敦煌臨摹、花卉寫生、建築裝飾等作品，講述她將敦煌文化應用於國家形象塑造、傳統文化傳承的八十載從藝人生。該展覽將持續至十月二十七日。

市井萬象



新華社



繽紛華夏 黃秀蓮

不期而遇，無端遇上的感覺，跟早作安排很不一樣。人在澳門，只能短暫逗留，導遊本來說帶我們去漁人碼頭「打卡」，朋友卻另有主張，方向盤立刻改道他行。捨新尋古，足跡一轉，轉到盧廉若公園去。我忽然領略到，即使萍蹤浪跡，總是出於決定，風景線的出現只在一念之間。

公園位於澳門市中心，地點優越，出入方便，朝六晚九開放，從東方既白到月掛中天，都歡迎遊人賞玩。原來公園有其前世今生，一八七〇年富商盧九買下這幅地，建造私家花園，內有亭台樓閣，孫中山先生曾經下榻於此，並會見澳門知名的中葡人士。後來盧九長子盧廉若再大興土木，請名師設計富有蘇州風韻的園林，一九二五年竣工。盧廉若去世後，家道中落，後人出售部分地段，最後政府購入花園，修葺後對外開放。名園經歷了百餘年的變遷，留下了一抹革命風雲，但是擺脫不了「人無三代富」的命運，一磚一瓦都沉澱了家族的興衰。遊園之時，緬懷往昔，不免唏噓，所幸者是庭院不致荒蕪，反而惠及普羅大眾。

「這是澳門唯一有蘇州庭園風格的花

遊盧廉若公園

園。」未訪蘇州，僅在書本略窺風貌一二，無心之下踏入良辰美景，果然是「不到園林，怎知春色如許？」四月中雨後初晴，荷花只開數朵，未到賞荷的熱鬧季節，故能從容瀏覽。一步一景，從小見大，蘇州庭園的美學理論變為實體，恍如置身蘇州，只差遊人說吳儂軟語。園子初看以為不大，往前走才知道別有曲折在前頭，正是美學的奧妙。竹子茂密整齊，這兒一列列，那邊一排排，依傍在角落，何處無竹？哪有翠潤秀氣如斯。奇石之多，見所未見，石頭剔透奇崛，有大石獨立而做岸嶙峋，亦有砌疊成巉巖巉岬。石與竹為鄰，給翠竹襯托，減了瘦硬嶙峋，添了一點溫潤。

此園另有風致，難得在於中西交融。園子布局是蘇州式，點綴其間有月洞、拱門、水榭、曲橋、假山、回廊、觀音像……可是亭台樓閣中，固然有中國式飛簷、有「美人靠」圍欄、顏色大紅大綠。可是「春草堂」卻是南歐建築，一派異國風情，小橋粉紅，牆作黃色，巨柱白色，十二根廊柱以哥德式昂然挺立，柱頂雕刻歐洲花紋……正因百年前來自廣東的園林設計師李大全、劉吉六勇於採納葡國風韻，這公園便擁有獨一無二的特色。公園散發只有澳門才有的地道風情，中葡風格糅合，交融渾然，並非完全複製蘇



▲澳門盧廉若公園一景。 作者供圖

州庭園。

遊園一趟，猶如上了文化實習課，無意得之，更覺珍貴。所謂一步一景，從小見大，始終要親身體驗方能領略。蘇州庭園澳門僅有一座，呀，有一座已經讓人艷羨了。

能源的革命

從原油到重油、柴油、煤油、汽油，提煉了再提煉，純度越來越高，效果越來越好；另有風能、水能、太陽能，以及地熱能、潮汐能、模擬太陽的可控核聚變。自從工業革命以來，人類處心積慮地開發各種能源，推陳出新，附加環保安全概念。



柳絮紛飛 小冰

這些年流行電能，例如電動汽車，坊間說電動汽車乾淨，利於環保和身心健康。但是專家們說，所用電池也是偽環保材料，因為在生產、儲存和回收過程中，要釋放一定的毒性；還說存放電池佔用空間，假如用電動貨輪出海遠航，光是電池幾乎就要裝滿艙，沒有意思。

於是科學家們盯上了新能源——氫能。說氫原子在周期表中最小最輕，它卻佔了宇宙約四分之三的质量。還說氫氣是潔淨能源，透過電解水、蒸氣法生成的燃料可以發電，可以替代傳統的化石能源，可以成為諸如汽車、火車、輪船的動力。

有幸認識國際燃燒領域科學家，英國皇家工程院院士，中國工程院外籍院士趙華和夫人，以及幾位香港專家。一起吃飯，聽他們探討新能源發展，哪些較有前景，哪些已到盡頭。

趙院士講氫能和氨能，他說氫能和氨能都是清潔能源，相比之下，氫氣須冷卻至攝氏

零下二百五十三度以下才能液化，成本高，風險也大；而氨氣在攝氏零下十度就可以液化，氨能的製造、裝載、運輸、儲存比氫能更具安全性，成本更低，有更好的應用潛力。呵！要進入氫能時代了！

一頓飯吃得像個研討會，能源知識被更新。他們分享國際上最新的研究成果，也說香港的城巴公司承諾，二〇四五年之前把所有柴油巴士替換成新能源巴士，實現零排放「Mission Zero」。由此，他們預示香港使用氫能和氨能的可行性，探討研發新源面臨的挑戰；還認為，香港的研發工作不宜遲緩，要避免當技術成熟時，應對起來措手不及。

但凡是能源，大都有優勢和劣勢。重油成本低，用起來順手，但是破壞環境，有的國家都不讓重油輪船靠岸了；柴油汽油經過提煉，除去了一定的雜質，但是污染依然嚴重；至於電池，使用起來倒是乾淨，但是製造、回收和堆放，個個環節都會產生毒性。還未全面投產的氫能，又能走多遠呢？氫能看似不錯，但是怎樣才能使其完全、有效、廉價、實用呢？科研無止盡，實驗室的事做不完。

做綠色能源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業，趙院士的新能源技術還在攻關中。他追求完美，環保、安全、價廉、實用以及教學一樣都不馬虎。他的兩大願景，一是培養出優秀的學士、碩士、博士，二是研發出環境友好型的能源。我們祝願他不斷造福社會，研究屢出成果。

五月芍藥如約開

芍藥抱骨朵以後，空氣裏的氣息立時就不同了。土地鬆軟，甚至可以稱之為鬆酥，芍藥的根在土地裏騰挪，葉片墨綠中透着蠟質，遠遠一望，明晃晃一片，燦燦其光，上面是舉着一個個粉拳似的花骨朵，那樣子俏麗脫俗。

「東池暮春風景妍，汨汨淺渠鳴細泉。……鄰翁芍藥正足雨，預計開時須醉眠。」這是宋四家之一張耒的句子。古人喜東，凡好景好物、好花好卉，喜置東方。哪怕是潦草的鄉野，也要在屋前的籬笆之東栽種三五棵芍藥，謂之「東欄芍藥」。暮春，一夜雨足，遂想起故園裏的芍藥又要開了。

那姹紫嫣紅的一朵朵，迎着朝霞，凝着露珠，在初夏的風裏悄然而立的瑩潤身影，好似五月裏的佳人，穿着薄衫，迎着光碎步輕移的樣子。

芍藥與牡丹花朵相近，氣質卻不同。牡丹向來是艷麗群芳的，氣質上有一些霸道，畢竟是花王，範兒還是很足的。芍藥是花相，一花之下，萬花之上，卻沒有半點氣



君子玉言 小香

近日，從《大公報》發現一則報道：「已有八年沒來香港舉行演唱會的蔡琴，將於五月二十五日、二十六日在紅館舉行兩場『蔡琴《好新琴》香港站演唱會』」——作為一個資深「琴粉」，人雖不在港，也無可能專程親赴香港現場聆聽，但還是心動不已，嚮往不已。報上提到八年前蔡琴在港的那場演唱會，那年我在港，就在現場。

好的歌聲是有氣質的。N多年前一聽蔡琴的音色蔡琴的歌就喜歡得不可收，一直喜歡到現在，從未「變心」過。她音域沉厚寬廣，音色富有磁性，委婉低回，如一條大河緩緩流淌，波瀾不驚。她大氣優雅，平和知性，不飄高音不炫技不花哨，每一首歌經她唱來，都充滿故事感，有一種古典的浪漫，一種淡雅的感傷，一種波瀾不驚的沉靜。歌聲徐徐展開在你面前，或娓娓道來，或滴滴滲入心懷，或浩浩蕩蕩氣迴腸，讓人沉醉、讓人動容，不着任何渲染卻已然色彩斑斕。其獨一無二，無人能模仿、無人可替代。

說來也蠻有趣，我自己的聲線與蔡琴特別搭，唱蔡琴的歌感覺極其舒服，所有的歌都不用調key，按照蔡琴的原調唱就好了，一點都不累。每有唱歌的機會，必用蔡琴的歌開場開喉，穩穩進入角色，迅速找到感覺。即使經久不唱，但凡用蔡琴的歌打場，快速開嗓，一歌定場，必得彩頭。所以，只要list有蔡琴，心裏就有了譜。儘管其他歌星的歌也都能拿下，唯有蔡琴的歌不論我身體、狀態處在任何情況下，始終能夠確保唱歌水準。

記得大學師妹剛入學時幫她收拾好宿舍，晚上幾個同學坐在樓頂平台乘涼，我唱起《恰似你的溫柔》，唱完她們都沒說話，卻傳來輕輕的唏噓聲……不知觸動了女孩子們心底的什麼心思，青葱歲月自有

兩個小時的遺憾

的故事吧。大約十九年前，在泉州出差。正逢中秋節，我唱起《明月千里寄相思》，燦爛淚光閃閃，夜半大家各回房間休息，大姐給我發短訊「你婉轉優美的歌聲，讓我們深深記住了這個難忘的中秋之夜……」這些令我們沉醉的，都是蔡琴的歌。

好的聲音會加持好歌，讓人有沉浸感、代入感，把自己唱成講述者、唱成曲中人。《庭院深深》讓人想起瓊瑤筆下的淒美，《缺口》的纏綿憂傷令人心痛，《銀色月光下》唱出一幅大漠月出的畫面，《被遺忘的時光》像一部黑白老電影，《讀你》深情款款，《出塞曲》大氣磅礴……

好聲音是有標識感、令人尋味的。有的歌，經蔡琴翻唱演繹，便有了另一番味道。《明天你是否依然愛我》，蔡琴的女聲版有絲絲淺淡的年輪感；無數人唱過的民歌《茉莉花》，經蔡琴的曼妙女中音點化，江南煙雨中有了山水明秀……



▲二〇一六年蔡琴香港演唱會。 作者供圖

好歌唱着聽着，整個人舒展了，覺得自己好美。我曾買過一套蔡琴的音碟，有三盤。戴着耳機用很輕的音量播放，作案牘背景音樂，聊解窮經之疲累。去香港工作時，一大堆行李，我把這「無用之物」也隨身帶去，那時office在一個套間的小間，區區八九平米，同事笑稱「陽台辦」，港島半山的樓林撲面而來，很是逼仄。小小空間裏，蔡琴的歌如一道清涼，餘音繚繞。到港不久正逢中秋節，港台人士聚集，鼓動我上台唱歌，我唱了一首《你的眼神》，贏得滿堂彩，人們大喊「echo！echo！」那是在港「首秀」。後來調到另一個部門，聖誕節前「娘家」部門找到一個場合友情出演，我唱的還是蔡琴的歌，餘音未散，有人抱着一束鮮花跑過來合影。

二〇一六年十一月，得知蔡琴要來港開演唱會，大喜。買了兩張票邀朋友一起去紅館聽現場。蔡琴本人一如她的歌，優雅大氣，亭亭款款，說話聲音低低柔柔。八點開始，沒想到剛過九點，同事打來電話叫回去加班。千般不捨一步三回頭地出來，想着不能讓票浪費啊，趕快給一哥們打電話，他火速打車過來，票給他接力聽。第二天他們告訴我，演唱會開到十一點多，特別精彩！我痛失兩個小時，這屬於蔡琴之聲的兩小時，是我在香港留下的遺憾之一，至今耿耿於懷。

當年曾寫下這樣一段話：盼來蔡琴——這麼多年，像一個暗戀者，安靜而痴迷地喜歡着蔡琴，她所有的歌幾乎都會唱。一直堅信能親眼看她的演唱會，果然今天赴紅館之約，雖然之前一場重要活動，之後加班，奔波三個地方，沒時間吃飯，隨後熬夜寫稿，由蔡琴娓娓唱來，直撲心尖，感動得想落淚；端莊大氣的台風與幽默風趣的話語相映成趣。蔡琴，這麼多年，沒有白白愛你！八年後，《大公報》再次傳來她的消息，如老友重逢，感慨不已。

我還是喜歡芍藥多一些，香氣中帶着淡淡的藥氣，讓人覺得格外妥帖。

芍藥雖算不上名貴藥材，卻是常用。芍藥，在吾鄉種植面積之大，足有百萬畝，且為宿根植物，三四年才會刨根作藥用。這兩年，藥用芍藥價格逐漸看漲，大都從地裏被刨出來，根部掰成條狀，用大鐵鍋煮一下，刮去外面的黑皮，晾乾即可售賣。芍藥價格看漲後，多半刨盡，導致這兩年少花可看，倒也算是遺憾。第一年新栽的芍藥，只結出小小的花骨朵，綻放以後，花朵也不大，少了幾分潑辣和霸氣。

即使如此，到田裏看到芍藥，仍然讓人難掩欣喜。正所謂「如花在野，溫柔熱烈。」芍藥一盛放，就讓人想起南宋戴復古《初夏》詩裏的句子：「等閒過了一年春，雨後風光夏景新。試把櫻桃薦杯酒，欲將芍藥贈何人。」櫻桃釀酒，芍藥贈人，最好是贈給櫻桃小口的人。《詩經》裏有云：伊其相謔，贈之以芍藥。芍藥算得上是中國的情人花了。萬花盛放的初夏，摘一朵芍藥，為

身邊人戴在髮間，儼然回到了宋朝，簪花的不僅有女子，亦有男子，花叢中，裙裾與花葉相映成趣，笑臉與花朵相映生輝，芍藥互贈，心歌互答，有一種掩飾不住的美妙在。

細細數來，鄙人所寫關於芍藥的文字不下三萬字，但每年芍藥一開，或是芍藥將開，仍要寫，攔都攔不住，情懷如流水。也許喜歡寫點文字的人都喜歡芍藥多一些，它不像牡丹那樣雍容華貴，那樣美得囂張。忽憶起舊時鄉居，院子裏栽有幾株芍藥，野野地生長，不嬌氣，從來不用時弄，每逢春日，地面如約拱出來一團紫色的花標，到了夏日的某場雨後，芍藥展顏，在窗內讀着讀着書，抬眼一望，三五朵明媚，腦門為之一新，陡然悟到「心花怒放」，不過如此。

芍藥有很多別名，有一個甚為俏皮，曰：余容。用古漢語來解釋：你的樣子。「你」是誰，又在哪裏？給人以無限美好想像。對了，在吾鄉方言中，「芍藥」與「赴約」乍聽相近，芍藥綻放，一切美好的事物如約而至。